



高度(组诗)

◇ 李业业

从一个峰顶到另一个峰顶

是衰老。是空。
是歧途里巨大的波澜在翻滚。
拿得起，放不下
尽管峰会不会承认
如此健康的缺席，在如椽之笔下凹凸为峰谷
或白描，或写意，或皴裂法
高原依旧冷。谁端坐，凝神，广袖常舞，空气都被灌醉。
……请接受我轻薄的造访。

修辞学

我懂得一只羊啃食完草长膘后的命运
知道一匹马，两匹马，三匹马会复活草原的魂
看久了根茎发芽后疯长的草
慢慢地我会抽出枝条。
内心深处，容得下远方，灵魂涌动，
我挨着常牧草原坐下
伸向雪峰的路上有血液在起伏
火焰的声音，或凭吊，浩叹，在我身体里回荡。
北纬 35 度及 36 度间，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看到月色高悬，
对岸的灯火已将夜晚的波澜嫁接为相爱的秋草。

舞者

不是胳膊，也不是腿在伸缩、旋转、停顿、飞跃
不是音乐打开了身体。
那收紧，伸展，甚至在腰间生出的风情
柔软的，迷人的，恍惚的漩涡
让心怦然一动的光的精灵，色泽的精灵，
旋律的精灵
它扶住了弱不禁风的腰，卸下梁柱，安上蚁穴
等风在腰的春日的山冈
倾尽所有，成为新的土壤……
观看者的目光已经迷途
而这些舞者，她们的腰身各自捂住命运的奔波
在这里日夜起伏，似林中的蝉声。

一个钟表匠的记忆

他拆开一个钟表，像拆开了一段岁月
那些杂质，尘埃，锈迹，时针磨过的新痕
也曾压垮过人间最硬的脊梁。
他把记忆，留在钳子，镊子，小扳手，被拆开的钟表上
落尘般一个人苦难的一生。
孩子，妻子，弟兄，甚至是父母
是记忆缝隙里漏出的风
常常挫败生活中那些琐碎的事物。
而他手中
活着的时光，在秒针，
分针乃至时针中
不断漏了出去。
像容得下的万物，也是这样
沥尽青春和激情的水份，
记住了修复的灵魂。



心中的高原 远方的家乡

◇ 贾洪杰

元宵佳节之夜，皓月当空高挂。
站在刚刚落成的营区，看到近在咫尺的巍巍昆仑，月色下的雪山美轮美奂，那伟岸的身躯矗立苍穹，与铁打的营盘相得益彰。
山下不远，节日的格尔木华灯璀璨、流光溢彩、人来人往，万家团圆的日子必然少不了腾空绽放的烟花，一束束焰火礼花空中绽放，倒映在月光下的格尔木河上，与层层涟漪映射出绝美画面，边关冷月的静谧顿时被色彩绚丽的胜景取代。
这种情境，对于守卫高原的军人来

讲，显得无比美好，真是“天下大同，祥和风光”，兵者心中“浮舟沧海，立马昆仑”的气魄豪情在胸中油然而生。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身处高原，年轻的战士只能用心眺望远方的家乡，他们既血气方刚，又都是多情儿郎，谁不爱炊烟袅袅的故乡，谁不想家中爹娘，谁不盼早日荣归故乡，谁又没有儿女情长？

身如芥子，心藏须弥。纯真的士兵将思乡之情化作一串串指尖的符号，隔着屏幕传递给父母、妻儿。检上一块戈壁石当美玉，掐下一枝骆驼刺作玫瑰，

连同闪闪泪花献给最爱的亲人吧！这高原的长风会带到遥远的远方。

一约既定，万山无阻。因为我们是守卫祖国的军人，纵使面前是死亡，身后依然是美丽家园，我们是一道道钢铁国防。

往日不悔，未来可期。心之所向，素履以往。一日戍守边防，终生使命担当。那怕躯体不能化作不朽的界桩埋藏边防，但心却早已深深扎根高原，即便十年饮冰，热血依然滚烫。

有我在，这高天厚土永不苍凉，红色江山必耀东方。

柴达木盆地行记(6)

旷野上的石油井架

◇ 陈劲松

在花土沟，我见到了太多的石油井架。

花土沟，没有花，有的是纵横密布的沟壑。据说新中国的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来到此处，被酷似月球表面的奇特地貌所吸引，地质队员发现此处土层颜色缤纷，望着这片茫茫戈壁，就给这里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花土沟。花土沟是泥岩地貌，地表多呈花纹状的沟槽，从远处看，苍凉而又壮观。花土沟镇属于茫崖市管辖，茫崖市成立于 2018 年，是中国最年轻的市

了吧。“茫崖”是蒙古语的音译，标准读音为“茫乃”，意为额头。

据考证，“茫崖”原是蒙古族牧民对尕斯盆地东部茫崖湖至大柴旦西部马海这一大片荒漠戈壁的称呼，因其附近的雅丹地貌土垆群，前端呈圆头突出似额头。这主要是因这一地区长期受罗布泊干早狂风的剥蚀，形成一条条西北——东南走向长达几十米、高达数米、宽几米至十几米的土垆。远处看似一个个头发往后梳理的圣人额头，蒙古族牧民故把此地称为“茫

乃”(即茫崖)。

茫茫戈壁、起伏的山坡上的那些井架巨人一般，它们在漠风中，雨雪里，披覆着朝阳、夕光，披覆着无边的苍茫。

沟槽密布，风雨梳理群山之鬃。密布的沟槽犹如雄狮的鬃毛，苍山如狮，垂下落日的眼睑。

钢铁肃立，按下沸腾之心。
在花土沟，我见过太多的石油井架，立在旷野中，缄默无言，像那些在沉默中奔走的石油人。

“冷湖牌”灯泡诞生记

◇ 李海清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开始，我在青海油田物资供应系统工作，最先是五号供应一连当炊事员，后又到仓库当保管员，随后干过教师、安全员、宣传干事等工作，一直到 2009 年 9 月退休。屈指数来，我在物资装备公司工作了 38 年，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情很多，有些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忘，但有些事情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1969 年，器材供应处(物资装备公司前身)在冷湖五号地区设立一个单位，集采油树修理、机械加工、小型零配件制作，叫一车间，主任许洪山，指导员陈兆贵。

灯泡紧缺是当时的一个普遍问题，大城市居民需要凭票供应，市面上很难买到。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鼓舞下，别人能办到的我们能办到，别人办不到的我们通过努力也能办得到。车间派专人到兰州灯泡厂学习白炽灯泡制作技术，随即成立了灯泡厂，一度解决了油田灯泡紧缺的状况。

回头想来，在条件简陋、科学技术尚不发达、制作手段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制作白炽灯泡，是柴达木石油人的一大创举。

白炽灯泡的制作，有着一套十分复杂的制作工艺，仅就玻璃的熔化来

说，就得经过配料、熔制、成型、退火等工序。而配料必须严格执行设计好的以石英砂、石灰石、纯碱、硼酸等原料称量后倒入混料机混合均匀，再进入下一道工序熔制。玻璃的熔制温度大多在 1300 - 1600°，才能形成均匀的、无气泡的玻璃液。有了玻璃液，将灯丝放在特制的模具内，用人工进行灯泡吹制。人工吹制是用一根镍铬合金吹管，足足有一米长，吹制时气流不能太小，气流太小吹制出的灯泡不完整，连灯丝都覆盖不住，根本无法使用。气流太大，厚薄又不均匀，厚的地方厚，薄的地方薄，使用时危险性大，也不安全。只有掌握好气流及合适的方位，还要在模具内边吹边转，才能吹出厚薄均匀的灯泡。灯泡吹制出来后，再启动气机将球内抽成真空，安装金属接触部分，一只灯泡就算制作出来了。

记得当时有谢添喜、赵本太、田从寿、张慎修、何大义、何玉香等人吹灯泡，开始吹制时他们满嘴唇都打满了水泡，疼痛使他们连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尤其是王增泰满嘴唇抹的都是红药水、紫药水，为了“遮丑”，经常脸上捂着一个大口罩。这是因为 1300 - 1600° 的高温，仅就一米的吹管在热力传导下，强烈的热辐射使人根本无法承受。

后来，大家从工作实践中想出了

两个好办法：一个是用自行车内胎橡胶皮包在吹管的前端，起到隔热作用，不伤害嘴唇；另一个是用电焊工的防护面具，制作出适应吹灯泡所用的防护面具，隔绝热辐射，解决了人们吹灯泡时嘴唇上打满水泡以及面部防护的问题。

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起初人们吹的灯泡不规范，要么像一个“歪葫芦”，要么像个“长茄子”，虽说能用，但外形不美观，看起来很别扭，不顺眼。于是，又在吹制时的方位、角度、距离、气流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整改和完善。

到了 1971 年，一车间就能制作出 15W - 200W 近 8 个品种的白炽灯泡，完全能够满足局内照明所用。

为了铭记制作灯泡的创举，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冷湖牌”灯泡。

1974 年 8 月，一车间从五号撤离，与老基地器材总库修旧车间合并。

一车间制作灯泡，在那个特殊时期和环境条件下，为油田生产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虽然当今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为了节能，为了环保，白炽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我们敢想、敢干、敢闯、敢于拼搏的奋斗精神，将永远载入青海油田艰苦创业的史册。